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四百二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任謀

夫經武之畧在於貴謀濟衆之方本乎從善葢所以詢能者之策慮應一時之權變决機制勝以懋厥功故自春秋以來本兵柄者當夫鞠旅撫征之際交刃致志之始有能咨於幙府訪於麾下揣摩周悉計畫先定言之

可用舍已而從人智之可師屈身而服義用能剖分猶豫之惑圖建克獲之庸無失相時之機以保出奇之勝者也漢高所謂運籌於帷幄之中魏武亦云任天下之智力足以知善計任謀之為上矣

欒書晉大夫也魯成公六年冬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二縣禦諸桑隧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縣南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將許之武子欒書知莊子荀首中軍佐范文子

士燮上軍佐韓獻子韓厥新中軍將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為榮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盍何不也子為大政中軍元帥將酌於民者也酌取民心以為政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韓也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

衆故也商書洪範武子曰善鈞從衆也鈞等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三卿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

晉析公楚大夫也楚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寘諸戎軍之殿以為謀主殿後軍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

趙奢為趙將時秦伐韓軍於閼與趙遣奢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

屬魏郡在邯鄲西也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守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内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

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鑕之誅趙奢曰胥後令至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封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

田忌為齊威王將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

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音戟批亢擣虛形格埶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鋭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漢韓信為丞相破趙乃令軍中毋斬廣武君有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

何若有功何若猶言何如也廣武君辭曰臣聞之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也圖謀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百里奚本虞臣也後仕于秦遂為大夫穆公用其言以取霸伯讀曰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擒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足用也顧念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

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鄗下常山縣也光武即位於此故改曰高邑身死泜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作怠惰靡衣媮食傾耳以待命者輟止也靡輕麗也媮與偷字同苟且也言為美麗之衣苟且而食恐懼之甚不為長久之計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勌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見顯露也屈盡也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殫竭殫亦盡也若燕不破齊必距境而以自彊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

臣愚竊以為過矣信曰然則何繇（繇從也言當從何計也）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享士大夫北首燕路（首謂趨向也）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八寸曰咫咫尺者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今俗言尺書或言尺牘蓋其遺語耳）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信曰善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

周亞夫為車騎將軍景帝三年七國反亞夫將兵東擊

吳楚因自請帝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剽音匹妙反願以梁委之絶其食道乃可制也帝許之按吳王傳云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爲畫此策亞夫乃從之今此云自請而後行二傳不同未知孰是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討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比知將軍且行必置閒人於殽黽阸陿之閒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右謂少西去也出武關抵雒陽抵至也閒不過差一二日走音奏

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不意其猝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殽黽閒果得伏兵迺請涉為護軍亞夫乘六傳會兵滎陽至雒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絶淮泗口塞吳饟道饟古餉字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絶吳饟

道竟破吳楚

後漢傅俊為積弩將軍光武建武三年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汝南郅惲名乃禮請之上為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惲乃誓衆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戹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塜陳尸掠奪百姓惲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獲天地之應克商如林之旅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

令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俊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

任尚安帝時為中郎將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効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為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强走不逐

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
絶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而無功也爲使君計
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
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
截其道自窮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大喜即上言用其
計乃遣輕騎鈔擊杜季貢於丁奚城斬首四百餘級獲
牛馬羊數千頭
公孫瓚爲奮武將軍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獻帝建安

三年為袁紹所破於鮑邱瓚遂守易京袁紹悉軍圍之瓚遣子求救於黒山賊復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南擁黒山之衆陸梁兾州横斷紹後長史關靖說瓚曰今將軍將士皆已土分瓦解其所以能相守持者顧戀其老小而以將軍為主耳將軍堅守曠日袁紹要當自退自退之後四方之衆必復可合也若將軍舍之而去軍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將軍失本孤在草野何所成耶瓚遂止不出

表紹領兾州牧引沮授為别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移吾歴世受寵志竭力命與復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成伯句踐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拯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内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卓懐懼濟河而北勃海稽服擁一郡之卒撮兾州之衆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黄巾可掃還討黒山則張燕可滅回師北首則公孫必禽振脅戎狄則匈奴立定

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雒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為奮武將軍使監諸將魏郡審配鉅鹿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以豐為別駕配為治中甚見器任

魏曹洪太祖時為厲鋒將軍劉備遣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洪征之以曹休為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

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
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前
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
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
吴呂蒙為左護軍漢昌大守討關羽騎都尉虞翻從蒙
舉軍西上南郡太守麋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
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麋將軍也城中之人
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即從之時城中

有伏計賴翻謀不行

魯肅為奮武校尉代周瑜領兵時吕蒙為偏將軍領尋陽令肅過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説肅曰吕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畧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為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吕子明吾不知卿才畧所及乃至是也遂拜

蒙母結交而别

晉陶侃為征西大將軍征蘇峻累戰無功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侃不從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惟白石峻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謀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

從羨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

宋朱齡石為建威將軍與下邳太守劉鍾等同討譙縱師次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其大將軍侯暉尚書僕射譙詵屯平模夾岸連城層樓重栅衆未能攻齡石謂劉鍾曰天方暑熱賊固險攻之難拔祇困我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為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將繇内水故譙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正可因其兇而攻之勢當必尅既

尅平摸之後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虛
實相見涪軍復來難為敵也進無能戰退無所資二萬
餘人因為蜀子虜耳從之翌日進攻皆尅斬侯暉等於
是遂進縱之城守者相次解散縱乃出奔
柳元景為領軍將軍孝武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遣左
衛將軍王玄謨討之加元景撫軍假節置佐後玄謨復
以為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
事撫軍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持節如故臧質義

宣並反元謨南據梁山夾江為壘垣護之薛安都渡據歷陽元景出屯采石元謨聞賊盜盛遣司馬管法濟求益兵帝使元景進屯姑熟元景使將武念前進質遣將龐法起襲姑熟值念至擊破之法起單船走質攻陷元謨西壘元謨使垣護之告元景曰今餘東卒萬人賊軍數倍强弱不敵謂宜還就節下協力當之元景謂護之曰師有常刑不可先退賊衆雖多情而不整今當卷甲赴之護之曰逆徒皆云南州有三萬人而麾下裁十分

之二若往造賊虛實立見則賊氣成矣元景納其言悉遣精兵助元謨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曰京師兵悉至於是衆心乃安謚是剋捷帝遣丹陽尹顔峻宣旨慰勞與沈慶之俱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封晉安郡公邑如故

南齊崔慧景爲徐州刺史明帝建武二年虜圍鍾離時張欣泰爲軍主隨慧景救援虜既爲徐州軍所挫更欲於卲陽洲築城慧景慮爲久患欣泰曰虜所以築城者外示誇大

實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説之以彼此各願罷兵則其患自息慧景從之遣欣泰至虜城下具述此意及虜引退而洲上餘兵萬人求輸五百匹馬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説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死地之兵不可輕也勝之既不足為武敗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乃聽虜過

梁鄧元起為左將軍益州刺史時劉季連發兵拒守元起在道久軍糧乏絶或説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詐疾若檢巴西一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

李膺諫曰使君前禦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若紖以刻薄民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何必檢括可以濟師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民上軍資米幾得三萬斛

王僧辯為領軍將軍大都督時司馬申為鎮西外兵記室參軍及侯景寇郢州申隨僧辯據巴陵每進籌策皆見行用

後魏樂平王丕為車騎大將軍督河西高平諸軍討南

秦王楊難當難當懼還仇池而諸將議曰若不誅豪帥軍還之後必聚而為寇又以大衆遠出不有所掠則無以充軍實賞將士將從之時中書侍郎高允參丕軍事諫曰今若誅之是傷其向化之心恐大軍一還為亂必速丕以為然於是綏懐初附秋毫無犯

皮豹子拜仇池鎮將與古弼等討仇池楊難當平之未幾諸氐復反楊文德為主以圖仇池古弼率諸軍討平之時豹子次于下辨聞圍解欲還弼遣使謂豹子曰賊

恥其負敗必求報復發舉為難不如陳兵以待之豹子以為然尋除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開府仇池鎮將長孫稚為尚書僕射雍州刺史蕭寶寅據雍州反詔稚討之軍次弘農副將楊侃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挾關為壘勝負之理久而無決豈才雄相類筭畧抗衡當以河山險阻難用智力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縱曹操更出亦無所逞奇必須北取蒲坂飛掉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鬬心潼關之賊必覘風而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尅稚

曰賊黨薛脩義已圍河東薛鳳賢又保安邑都督宗正珍孫停虞坂久不能進雖有此計猶足為疑侃曰珍孫本行陣一夫因緣進達可以為人使未可以使人一旦受元帥之任處分三軍精神亂矣寧堪圍賊河東理在蒲坂西帯河湄所部之人多在東境脩義驅率壯勇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尚保舊村若卒一臨方寸各亂人人思歸則郡圍自解不戰而勝昭然在目稚從之令其子彦等領騎與侃於弘農北渡所統悉是騎士習於野戰

未可攻城便據石錐壁侃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覘人情向背然後行若以名送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火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賞賚軍士民遂相告報未實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遍數百里內寶寅時將圍華州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賊平侃頗有力

爾朱榮為柱國大將軍録尚書事黄門郎楊侃為北中郎將時梁人送元顥入洛侃從孝莊帝幸河北及車駕

南還顥令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崖有夏州義士為顥守河中者乃密信通欵求破橋立效榮率軍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皆為顥所屠滅榮因悵然將為還計欲更圖後舉侃曰未審明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有夏州義士指來相應為欲廣申經畧寧復帝基乎夫兵敗而更合瘡愈而更戰持此收功自古不少豈可以一圖不全而衆慮頓廢今事不果乃是兩賊相殺則大王之利矣若今即還民情失望去就之心何繇可保未若名發

民材惟多縛筏間以舟檝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為
渡勢首尾既遠顥復知防何處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
大笑曰黄門即奏行此計於是爾朱兆與佩等遂與馬
渚楊南渡破顥子領軍將軍冠受禽之顥便南走
後周王思政魏孝武時為武衛將軍裴俠為東郡太守
及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徵俠率所部赴雒州思政謂
曰當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俠曰宇文泰為三軍
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矛戈寧肯授人以柄雖欲

撫之恐是據於蒺藜也思政曰奈何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思政為驃騎大將軍鎮弘農郭賢為伏波將軍從思政行弘農郡事賢質直有算畧思政甚重之禦邊之謀多與賢參決

隋李景檢校代州揔管漢王諒作亂遣兵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賊衝擊摧毁相繼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

多謀畫上拒守之術景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惟在閣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援兵至合擊大破之
唐李孝逸為左屯鈐衛大將軍時徐敬業據揚州作亂孝逸督軍討之則天詔殿下侍御史魏元忠監其軍事孝逸至臨晉而偏將雷仁智為敬業先鋒所敗敬業又攻陷潤州回兵以拒孝逸孝逸懼其鋒按兵不敢進元忠謂孝逸曰朝廷以公王室懿親故委以閫外之事天下安危實資一決且海內承平日久忽聞狂狡莫不注

心傾耳以俟其誅今大軍留而不進則解遠近之望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代公其將何辭以逃逗遛之罪幸速進兵以立大效不然則禍難至矣孝逸然其言乃部勒士卒以圖進發時敬業屯於下阿谿敬業弟敬猷率偏師以逼淮陰元忠請先擊敬猷諸將咸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而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勁兵精卒盡在下阿蟻聚而來利在一決萬一不捷則大事去矣敬猷

本出博徒不習戰鬬其衆寡弱人情易揺大軍臨之其勢必尅既尅敬猷我軍乘勝而進彼若引救淮陰計程則不及又恐我之進掩江都必邀我於中路彼則勞倦我則以逸待之破之必矣譬之逐獸弱者先擒豈可捨必擒之弱獸趨難敵之强兵恐未可也孝逸從之乃引兵擊敬猷一戰破之敬猷脱身而遁先是敬業方南攻潤州其弟敬猷屯兵淮陰偽將韋超據都梁山以拒孝逸禆將馬敬臣擊斬賊之别率尉遲昭夏侯瓚等超

乃擁衆憑山以自固或謂孝逸曰超衆守險憑山為固攻之則士無所施其力騎無所騁其足窮寇殊死殺傷必衆不若分兵守之大軍直趨揚州未數日其勢必降也度支使薛克構曰超雖㩒險其卒非多今逢小寇不擊何以示武若加兵以守則有闕前機捨之而前則終為後患不如擊之超則淮陰自𡚒淮陰破則楚州諸縣必開門而候官軍然後進兵高郵直趨江都逆豎之首可指掌而懸也孝逸從其言進兵擊超賊衆壓伏官軍登山急擊之殺數百人日暮圍

解趙銜枚夜遁孝逸引兵擊淮陰又破敬猷之衆時敬業迴軍屯於下阿谿以拒官軍有流星隊其營孝逸引兵渡溪以擊之敬業初勝後敗孝逸乘勝追奔數十里敬業窘廹與其黨携妻子逃入海曲孝逸進據揚州盡捕斬敬業等振旅而還以功進授鎮軍大將軍

封常清為安南節度討大勃律時次賀薩勞城一戰兩勝常清逐之判官叚秀實曰賊兵羸餌我也請備左右搜其山林遂殲其覆

李岑為宋州刺史史朝義遣將圍之連月不解城中食盡賊埀將陷之岑計蹙别駕劉昌為謀曰今河陽有李光弼制勝且江淮足兵此廪中有數千斤麪可以稍食計援兵不二十日當至東南隅之敵衆以為危昌請守之昌被鎧持楯而登之陳逆順以告諭賊衆後十五日副元帥李光弼救軍至賊乃宵潰

李僧惠為宋州刺史李靈曜據汴州叛僧惠將受靈曜牽制别駕劉昌密遣僧神表潛説僧惠惠名昌問計昌

泣陳逆順僧惠感之乃使神表詣闕請討靈曜遂剪靈曜左翼

邢君牙為李晟都虞侯屬駕幸奉天晟率君牙統所部兵倍道兼程來赴國難及駐軍咸陽移營渭橋軍中之事晟惟與君牙商量之他人莫可得而間也

册府元龜卷四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四百二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臣王頒修

册府元龜卷四百二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推誠　任能

推誠

夫誠之至者金石為開信之篤者豚魚咸及況於人乎乃有居師帥之重當金鼓之任因叛臣之猶豫乘麾下之疑問或逼近强寇部曲懷於反側或招降壯士指顧

定其向背於是精懇內激勇節兼厲冒不測之險而敵人推服絶持疑之意而偏裨效命坦懐以御下而羣心以安至誠以任人而竒功乃集自非明識邁衆周物而不殆宏量超世獨見而無惑脫畧常瑣之態逈臻幾緊之表者豈足與議哉

魏張遼為裨將軍太祖遣與夏侯淵圍昌狶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月巳來每行諸圍狶輙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狶計猶豫故不力戰遼

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使謂狶曰公有命使遼傳之狶果下與遼語遼為説太祖神武方以徳綏四方先附者受大賞狶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狶家拜妻子狶乃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狶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必不敢害故也

晉李矩永嘉初為汝陰太守時大尉荀藩承制建行臺假矩滎陽太守尋表元帝加矩冠軍將軍領河東平陽

太守劉琨承制假揚威將軍魏浚河南尹時藩行臺在密縣浚詣藩諮謀軍事藩甚悅要矩同會矩將夜赴之矩客屬以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將何疑乎及會客主盡歡浚因與矩相結而去

劉弘為南蠻校尉荆州刺史鎮南大將軍會陳敏寇揚州引兵欲西上弘乃解南蠻以授前北軍中候蔣超統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以大衆屯於夏口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有間侃者弘不疑之乃以侃為

前鋒督護委以討敏之任佩遣子及兄子為質弘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乎陳敏竟不闚境

謝尚為豫州刺史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時後秦姚襄初為石祇驃騎將軍與高昌李歷戰於麻田馬中流矢賴其弟萇以免晉處襄於譙城遣其弟為佐單騎度淮見尚於壽春尚命去仗衛幅巾以待之一面交欵便若平生

宋劉道規為荆州刺史桓玄餘黨苟林屯江津桓謙軍屯枝江二寇交逼久絶都邑之問荆楚既桓氏義舊並懷異心道規乃㑹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諸君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盧循逼京邑循黨苟林伐江陵桓謙自蜀寇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率衆數千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測道規乃單馬迎之宗之感悦

王景文為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起兵以夾轂隊主焦度為先鋒及事敗逃宮亭湖中為寇賊朝廷聞其勇甚憂患之使景文誘降度等度將部曲出首景文以為已鎮南參軍尋領中直兵厚待之

梁潯陽王大心為江州刺史進號平南將軍侯景寇京邑大心招集士卒遠近歸之初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侯景既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為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仍以為豫章內史侯景數遣軍西上

寇抄大心輒令鐵擊破之賊不能進
王僧辯為左衛將軍將兵討河東王譽譽將周鐵虎有膂力譽委遇甚重僧辯於陣擒獲命烹之鐵虎呼曰侯景未滅何以殺壯士僧辯奇其言乃宥之還其麾下及侯景西上鐵虎從僧辯尅任約獲宋子仙每戰皆有功
後魏王羆為大都督鎮華州西魏師與東魏師戰河橋不利東魏降卒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羆乃大開州門名城中軍民謂之曰如聞朝廷敗績不知吉

凶諸人相驚咸有異心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諸城陷没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羆同心者可共固守軍民見其誠信皆無異志

後周趙昶為大都督行南秦州事又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昶自以被拔擢居將帥之任傾心下士虜獲氐羌撫而使之皆為昶盡力文帝曰不煩國家士馬而能威服氐羌者趙昶有之矣

隋李景為代州總管時漢王諒作亂景發兵拒之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吕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崇又多謀畫上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惟在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

唐田留安武德中為魏州總管劉黑闥之亂也來攻州城於時山東豪猾多殺長吏以應賊百姓洶洶人懷異志凡諸守將以腹心自衛多所猜防繇是上下情隔怨

叛者多留安獨撫結所部示無疑阻但有白事者無問疎遠皆至卧內每謂人曰吾與卿輩同為國守自宜一心無為疑貳也欲棄同即異背順歸逆亦任卿輩斬吾頭而去矣城中父老遞相戒勵子弟曰公以赤心相付何得負之繇是人情遂固

郭子儀鎮河中永泰元年僕固懷恩復率蕃虜來寇子儀使喻廻紇曰公等頃年遠涉萬里翦除兇逆恢復二京是時子儀與公等周旋艱難何日可忘今忽棄舊好

助一叛臣何其誤也且僕固懷恩棄君忘親於公等何有廻紇曰謂令公殁矣不然何以及此令公誠在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皆曰戎狄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衆今力不可敵奈何且至誠感神況虜輩乎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為從子儀曰此適足為害也乃傳呼令公來虜初疑皆持滿注矢以待之子儀乃以十數騎徐出免冑而勞之曰安乎久同忠義何至於是廻紇皆捨兵下馬拜曰是我父也子儀招首領等

各飲以酒與之重錦歡言如初
李抱眞興元初為昭義軍節度使與李懷光同討田悅
時朱滔王武俊皆反朱泚既汙宮闕李希烈陷大梁朱
滔悉幽薊軍借兵廻鶻擁衆五萬南向以應泚攻圍貝
州初羣賊附於希烈無何希烈僭偽有臣屬羣賊心羣心
稍離帝自奉天下罪已之詔悉赦羣賊抱眞乃遣門客賈
林以大義說武俊合從擊朱滔武俊許之時兩軍尚相
疑抱眞乃以數騎徑入武俊營其將去也賓客皆止之

抱眞遣軍司馬盧玄卿勒軍部分曰僕今日此舉係天下安危僕死不還領軍士以聽朝命亦惟子奮厲士馬東嚮雪僕之恥亦惟子言訖而去武俊設備甚嚴抱眞曰朱泚希烈僭竊大位朱滔攻圍貝州此輩皆欲凌駕吾屬足下既不能自振數賊之間舍九葉天子而北面反虜乎聖上奉天下罪已之詔可謂禹湯之主也因言及播越持武俊哭涕泗交下武俊亦哭感動左右因退卧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待之益恭指心仰

天曰此身已許公死敵矣飯訖結為兄弟而别約明日合戰擊破朱滔於經城以功加檢校司空實封五百户馬燧為河陽節度與成德軍節度王武俊澤潞節度李抱眞同討田悦時抱眞欲殺懷州刺史楊鉥楊鉥奔燧燧納之且奏其無罪抱眞不勝其怒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眞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曰殘賊未除降宜戮力剪撲今分兵歸守本地我寧能獨戰死耶欲引歸李晟諭燧曰初奉詔北討三師齊進李尚書以邢州與趙

接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且其精卒驍騎盡在於此矣
令公遂自引去奈衆議何燧乃疋馬詣抱眞壘與之交
歡請釋舊憾時洛州刺史周昂請入朝燧因奏以洺州
隸抱眞請盧玄卿為刺史兼充魏博招討之副李晟所
將神策兵馬前時隸抱眞又請兼隸燧以示叶同詔並
從之輿元初詔燧及渾瑊駱元光同討李懷光於河中
燧與渾瑊駱元光韓遊瓌合軍次於長春宮懷光遣驍
將徐廷光以精卒六千守城兵械甚嚴燧度長春不下

則懷光自固攻之則曠日持久死傷必甚乃挺身至城下呼廷光廷光素懼燧威名則拜於城上燧度廷光心已屈乃謂之曰我來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廷光復西拜又曰公等皆朔方將士祿山已來首立大勳四十餘年功伐最高奈何棄祖父之勳力為滅族之計耶從吾言非止免罪富貴可圖也賊徒皆不對燧又曰爾以吾言不誠今相去數步爾當射我乃披襟示之廷光感泣俯伏軍士亦泣先一日賊將尉珪率兵二千以焦籬堡降

燧廷光道既絶乃率其下出降燧以數騎徑入城處之不疑莫不畏服衆大呼曰吾復得為王人矣

路恕嗣恭子也嗣恭為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使大歷中領南衙將哥舒晃叛詔嗣恭致討授恕檢校工部員外郎得以軍前便宜從事俄而降者繼路於是擢降將伊慎敬晃推心用之賊平恕功居多年纔三十為懷州刺史

柳公綽為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北虜遣梅祿將軍李

暢以馬萬匹來市託云入貢所經州府守帥假之禮分

嚴其兵備留館則戒卒於外懼有襲奪太原故事出兵

迎之暢及界上公綽使牙將祖孝恭單馬勞問待以修

好之意暢感義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及闢牙門令

譯引謁宴以常禮及市馬而還不敢侵犯陘北有沙陀

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綽至鎮名其酋朱邪執

宜直抵雲朔塞下治廢柵十一所募兵三千付之留屯

塞上以禦匈奴其妻母來太原者請母梁國夫人對酒

食問遺之沙陀感之深得其效

李愬為唐鄧節度討淮西吳元濟擒賊將丁士良召入與語詞氣不撓愬異之因釋其縛署為促生將士良感之乃曰賊將吳秀琳擁衆數萬不可遽破者用陳光洽之謀也士良能擒光洽以降秀琳愬許之與兵果擒光洽後五日秀琳與其衆五千人來降愬令其降卒有父母者及孤兒未葬悉給財帛以歸之衆皆號泣願為愬死連下城柵擒賊將柳野矛李嘗湊張希岸梁希果愬

每怡其氣色親加撫循故山川之險易城鎮之遠邇盡知一旦召諸將曰賊之輿橋栅鎮將李祐者奇士我能取之獲祐則元濟為擒必矣乃命部將史用誠馬少良親指教以遣之未幾果擒祐祐氣畧兼人前後累殺傷王師衆怒請烹之愬不許愬乘間嘗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而語或至夜分忠義亦降將也本名憲愬改之軍中多以諫愬愬益親祐始募敢死者三千以為突將愬自教習之將襲元濟會雨水自五月至十月所在陂澤潰

溢不可行行營諸軍皆以愬不殺祐為言慮其誘覆官軍簡牒日至且言得賊諜具其事云云愬無以止之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何爾我一身而見奪於衆口愬又慮諸軍先以謗聞則不能全祐矣乃械祐以送京師先表請釋且言必殺祐則無與成功者比祐至京師詔釋以還愬愬甚喜署為散兵馬使授刀使佩之夜則倚以廵警或夜入愬帳中言事愬因留對舉酒徃徃達旦聽者時聞祐涕泣聲尋署六院兵馬使時舊軍令

有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因使厚之諜反以情告愬益知其虛實是時陳許節度使李光顔勇冠諸軍賊悉其衆出當光顔之師繇是愬乘其無備以十月將襲蔡州先七日使判官鄭澥告師期於裴度乃以李祐帥突將三千為先鋒李忠義副之愬自帥中軍三千人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初出文成柵衆請所向愬曰東六十里而止至賊境曰張柴圍入之而盡殺其衆令軍士少息分食繕覊靮甲冑發刃彀弓復建旆而出是夜

陰晦雨雪大風裂旗旆馬慄而不能躍士卒苦寒抱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澤梁徑險夷張柴已東師人未嘗蹈其境皆謂投身不測初出張柴諸將請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元濟也諸將失色監軍使駐馬哭曰果落祐計中矣愬不聽促進師其下皆謂必不還然以愬之令無敢為身計者愬道分五百人斷洄曲路橋其夜凍死者十二三又分五百人斷朗山路自張柴行七十里比至懸弧城夜半雪愈甚城傍有鵝鴨池愬令驚擊之以

雜其聲賊恃吳房朗山之固晏然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持钁坎城而先登敢銳者從之盡殺守門卒而登其門留擊柝者以安之及雞鳴雪亦止愬以衆入止元濟外宅田進誠續至乃合衆攻其子城子城防卒及雜役者尚千餘人乘城拒戰初有告元濟元濟不信又告曰城陷矣元濟曰是洄曲子弟歸求寒衣耳及出聽聞號令云常侍傳語乃曰是何常侍乃得至此遽操弓挾刃麾其左右奴僕盡乘城而自督戰愬計元濟猶望董重

質來救乃訪重質家安邺之使其子持書禮召重質重質見子言城已陷及元濟孤窘之狀又見李祐輩恕死已立奇功乃慨然单騎歸愬白衣叩伏愬前愬揖登階待以賓禮與之食時田進誠既毁其城外門得甲仗庫易其器甲明日復薄城焚其城南門百姓争負薪蒭以委之元濟城上請罪進誠授梯而下之愬得元濟檻送京師不戮一人其為元濟執事帳下及廚廐之間盡復其職使之不疑乃屯軍鞠場以候裴度

裴度為彰義節度招撫等使既平淮陽蔡人大悅舊令途無偶語夜不燃燭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法論度乃約法惟盜鬬殺外餘盡除之其往來者不復以晝夜為限於是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度以蔡卒為牙兵或以為反側之子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笑而答曰吾受命為彰義軍節度使元惡就擒蔡人即吾人也蔡之父老無不感泣申光之民即時平定

賈躭為義成軍節度使是時淄青李納雖去偽王號外

奉朝旨而心常蓄併吞之謀納兵士數千人自行營歸路繇滑州大將請城外館之觥曰與人隣道奈何野處其兵士因館之城内淄青將士皆心服之

令狐楚為河陽三城節度時烏重胤移鎮滄景以河陽銃卒三千為紀綱之僕士卒不願去土中路潰散復不敢歸屯於境上時楚未至聞之即疾驅赴鎮潰卒亦巳次城北將大寇掠楚軍楚單車出迎諭以逆順兵士遂弛弓釋甲用之先驅以歸憲宗素嘉其功旋急詔徵拜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梁李茂貞為鳳翔節度性至寛有部將符昭者人或告其謀變茂貞親至其家去牙爪熟寢經宿而還

任能

夫良將之為政也豈特專握旄節獨運智力故必虚懐容衆推己及物不憑勢以自大不固祿而忌進思得能者引以共濟則有取於鄉閭拔自卒乘隨其指顧備用非一或采幕府之俊委以經畧或選偏裨之傑置諸顔

行或聽僉議之攸歸或敦素志之所慕大者列奏以請小者便文自命至有釋去前憾待如親友捨諸過咎聽效謀勇輪輳之用各適宜稱務取奇勝曷嘗廢人故雖盜之穿窬亦無棄其蛛蝥之巧耳

子發為楚將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賫一卒賫備也足也子發聞之衣不給帯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大盜也何以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無幾

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帥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强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將軍之帷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使歸之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人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則還師而去

漢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分校尉王申生等軍別至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攻殺申生等（郁成國名）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乃出郁成王與桀

後漢祭遵為征虜將軍屯良鄉拒漁陽太守彭寵因遣護軍傅玄擊破寵將李豪於潞

馬防行車騎將軍事建初二年擊金城隴西保塞羌軍到冀而羌豪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道險防乃別

使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為前後軍擊破之羌又敗戊巳校尉耿恭司馬及隴西長史於和羅谷防遣司馬夏駿將五千人從大道又潛遣司馬馬彭將五千人從間道衝其心腹又令將兵長史李調等將四千人從其西三道俱擊破之

竇憲為大將軍永元二年將兵鎮武威憲以護羌校尉鄧訓曉羌胡方畧上求俱行

魏鍾繇為司隸校尉鎮關中袁尚拒太祖於黎陽遣所

置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繇遣新豐令張既說將馬騰等既為言利害騰等從之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擊幹援大破之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

蜀諸葛亮為丞相大將軍率諸軍北駐漢中以魏延為督前部領丞相司馬以楊儀為長史延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惟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如水火儀嘗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

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

吳孫皎為征虜將軍督夏口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

孫瑜為奮威將軍領丹陽太守自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初為襄安長無錫人顔連為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

晉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開府時王濬參祜征南軍事祜深知之祜兄子暨白祜曰濬為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能舉善焉後濬為益州刺史徵拜右衛將軍祜雅知濬有竒畧乃密表留濬於是重拜益州刺史

庾翼為安西將軍鎮武昌時將兵都尉錢頎陳事合旨翼拔為五品將軍

宋宗慤為廣州刺史時始興王征北長流參軍沈懷遠坐納王鸚鵡為妾徙廣州慤欲殺之會南郡王義宣反懷遠頗閑文筆慤欲討義宣使造檄書并銜命至始興與始興相沈法系論起義事事平慤具為陳請繇此見原

南齊沈文季為僕射建武二年魏軍寇壽春詔文季領兵鎮壽春以寧朔將軍張稷為副魏衆稱百萬圍城累日經畧處分文季悉委稷焉

張冲以郢州刺史督河北軍事時武寧太守鄧元起戍

三關累與冲書求旋軍冲報書曰足下在彼吾在此表裏之勢所謂金城湯池一旦捨去則荆棘生焉乃表元起為平南中兵叅軍事

蕭頴胄為和帝相國左長史號鎮軍將軍義師起頴胄引樂藹及宗史劉坦任以經畧

後魏李崇為都督孝明時六鎮反叛詔輔國將軍費穆為別將隷崇北伐都督崔暹失利崇將班師會諸將議曰朔州是北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處不全則并肆危

矣今欲選諸將一人留以鎮守不知誰堪此任僉曰無
過穆者崇乃請為朔州刺史
李平孝明時以鎮軍大將軍為行臺拒梁師於硤石詔
陽固為行臺七兵郎中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
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期乘賊獲其外城
蕭寶夤為車騎大將軍開府西道行臺啓統軍李瑒為
左丞仍為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
上黨王天穆錄尚書事主客郎中溫子昇嘗一日不直

天穆捶撻之子昇遂逃遁及天穆將討邢杲名子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穆謂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懷前忿也今復不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而見之加伏波將軍為行臺郎中天穆深知賞之

安樂王鑒為北道大行臺至鄴以賊衆强未得前遣使徵趙郡人武愍表授武騎常侍假節别將鎮鄴城東郭葛榮之圍信都餘黨南抄陽平以北皆為賊有鑒命愍為前驅别討之頗有斬獲

北齊清河王岳率師南伐至於江上梁司徒陸法和儀同宋蒞等率其部下以郢州城内附岳乃集諸軍議曰城在江外人情尚梗必須才畧兼濟智勇過人方可受此寄耳衆咸共推開府慕容儼岳以為然遂遣鎮城

後周齊王憲初封齊公與晉公護東征北齊欲以隆州刺史陸騰為副趙公招在蜀復留之晉公護與招書曰今朝廷令齊公掃蕩河雒欲與此人同行汝彼無事且宜借吾也於是命騰馳傳入朝副憲東討

隋楊素為内史令未幾吳郡沈玄懀浙江賊帥高智慧等作亂以素為行軍總管討之素以開府魚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每戰有功加俱羅上開府

李景為代州總管時漢王諒作亂景發兵拒之司馬馮孝慈司法叅軍吕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崇又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惟在閤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

唐河間王孝恭武德中為信夔二州總管時李靖亦奉使江南以策干孝恭孝恭善之委以軍事於是繕器械悉名犍牂巴渝首領子弟量才授職典左右兵

杜希望為河西節度使時王忠嗣從軍河西以功檢校代州刺史坐法貶東陽府左果毅會希望謀取新城或言忠嗣之才足以輯事希望奏聞詔追忠嗣赴河西既下新城忠嗣之功居多授左威衛郎將專知行軍兵馬

張守珪為幽州大都督兼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盜羊事

發守珪怒追捕至欲擊殺之祿山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兩蕃耶而殺壯士守珪奇其貌壯其言遂釋之令與兩蕃將史思明捉生祿山素習山川井泉嘗以擊賊領麾下十數騎出即生擒奚契丹數十人守珪轉奇之每加兵令往必倍擒賊而還後為守珪偏將隨征戰所向皆摧靡守珪遂養為已子

哥舒翰為隴西節度使以王思禮為押衙天寶二三載吐谷渾蘇毗主有誠款翰至磨環川應接之思禮墜馬

損腳翰謂中使李大宜曰思禮既損腳更欲何處去十
四載安祿山反翰奏思禮為開府儀同三司兼大常卿
同正員充元帥兵馬都使軍事每獨與思禮決之
呂諲上元初為荆南節度使諲初為隴右判官素諳諸
將及赴任又奏數十人為押衙兵馬使自隨皆伏其威
惠
郭子儀為東都及山南東道河南諸道行營元帥時史
思明判官邵說歷事思明朝義掌兵事朝義之敗說降

於軍前子儀愛其才留於幕
嚴武初為劍南西川節度使薦崔寧為利州刺史及武
再任過利州心欲辟寧為部將以利非屬部寧難輒去
俾寧自籌寧曰節度使張獻誠見忌且又好利誠皆重
賄之寧可以從大夫矣武至劍南遺獻誠奇錦珍貝價
兼百金獻誠大悅武又有書欲召寧獻誠然之寧即日
稱疾棄官之劍南武奏為漢州刺史
路嗣恭為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使大歷八年嶺南將

哥舒晃殺節度使呂崇賁反五嶺騷擾詔加嗣恭兼嶺南節度觀察使嗣恭擢流人孟瑶敬晃使分其務瑶主大軍當其衝晃自間道輕入招集勇敢得八千人以撓其後二人皆有全策詭計出其不意遂斬晃及誅其同惡萬餘人築為京觀俚洞之宿惡者皆族誅之五嶺削平

李寳臣為成德軍節度使與朱滔戰於瓦橋嘗慮滔來攻故乃以飛狐城高陽軍使張孝忠為易州刺史選精

卒七千配馬前後十年威惠甚著

李希烈為淮西節度使時吳少誠為荆南節度使庾準為衙門將準入覲從至襄漢見梁崇義不稟憲度知有異志少誠密計有成擒之畧將自陳於闕下屬希烈初授節度鋭意立功見少誠深與計慮乃以少誠所見錄奏有詔慰飭不次封通義郡王未幾崇義違命希烈受制專征以少誠為前鋒遂平崇義

劉元佐建中初為宋亳節度使名平盧軍使劉政臣子

全諒入軍中為將以勇果騎射聞元佐以宗姓厚遇之累署都知兵馬使

嗣曹王臯為湖南都團練觀察使擢團練營將王鍔使招邵州武岡叛將王國良有功表為邵州刺史及臯改江南西道節度至州乃大集將吏令曰嘗有功而未申者可別為行有筴謀及器能可以佐軍者亦別為行於是裨將伊慎李伯潛劉昱皆自占臯察慎等詞氣甚壯又知其前功乃悉補大將又擢王鍔委之中軍以

馬彛許孟容為之賔介繕甲兵具戰艦得軍三萬餘李希烈南侵臯請鍔屬以勁兵三千鎮尋陽臯自以全軍歸九江既襲得蘄州盡以衆渡乃表鍔為江州刺史充都虞侯先是伊慎將江西兵從李希烈平襄州及希烈反懼臯任之乃陰遣遺之鏁甲又詐為慎書往復置於境德宗聞即遣中使斬慎臯表請捨慎令自効會與賊夾江為軍中使又至臯乃勉之令以功自贖賜之以所乘馬及器甲令將前鋒而率軍繼之責其有功果大破之

斬首數百慎方得免罪及臯為荆南節度使表鍔為江陵少尹兼御史中丞欲列於賓倅馬尋裴泰鄙鍔請去乃復以為都虞候

馬燧為河東節度署奏李自良為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仍為軍候自良勤恪有義燧深委信之魏博田悦叛燧與李抱真同討自良嘗為河東軍大將摧鋒陷陣遂破田悦及討李懐光於河中自良專為都將前後戰功居多燧之立功名繇自良叶輔之力也

李晟建中末為副元帥討朱泚時諫議大夫鄭雲逵自奉天來奔京兆司録李敬仲持府印攝節度判官又以懷光舊將唐朝臣保潼關請以河中五州節度授朝臣戴休顔唱義以奉天從順請以鄜坊四州節度授休顔德宗皆從之

韓全義貞元末為神策行營節度長武城使時兵馬使高崇文隨全義鎮長武理軍有聲全義入覲委崇文掌行營節度留務長武城使積粟練兵軍聲大震

嚴礪元和初為山南西道節度時西川劉闢阻兵礪儲備有素拔嚴秦為都將畧獻俘馘繇是加檢校左僕射

柳公綽元和中為鄂岳都團練觀察使吳元濟據蔡州叛王師討伐詔公綽以鄂岳兵五千隷安州刺史李聽率赴行營公綽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耶即日上奏願自征行許之公綽自鄂濟湘江直抵安州李聽以廉使之禮事之公綽謂之曰公所以屬鞬負弩者豈非為兵事耶若去戎容被公服兩郡守耳何所統攝乎以公

名家曉兵若吾不足以指揮則當赴闕不然吾且署職名以兵法從事矣聽曰惟公所命即署聽為鄂岳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馬步軍都虞候三牒授之乃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

裴度以丞相東征淮蔡奏高崇文子嘉王傅承簡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為其軍都押衙淮西平詔以郾城上蔡遂平三縣為殷州治郾城用承簡為刺史

李愬為唐鄧節度討淮西擒吴元濟將李祐祐有膽畧愬釋其死厚遇之而衆情歸怨愬因送祐京師且上表救之而朝廷遣祐還愬大喜即以三千精兵屬之祐所言無有疑者故破蔡之日密謀多出於祐淄青李師道再叛乃移愬為武寧軍節度使愬至徐方理兵有方畧時蔡將董重質貶秦州司户愬上表請恕重質於軍前驅候即詔徵還送武寧軍愬乃署牙將

烏重胤為河陽三城節度使討吴元濟於淮西請寧州

刺史曹華為懐汝節度行營副使華前後數十戰大破賊於青陵城賊平授棣州刺史封陳留郡王

冊府元龜卷四百二十二

册府元龜卷四百二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討逆

夫式遏亂略詰誅暴慢者將帥之任也昔人有言不以賊遺君父盖謂是矣乃有受任閫外典司戎重當專征之寄以經武為職其或凶德嘯聚姧黨竊發殺掠吏士跨據城堡雎盱偪强滋蔓充斥繇是率勵有衆奮揚威

怒罔繇申覆亟往殄滅允所謂疾雷之作非掩耳所及破竹之勢乃迎刃自解耳夫如是乃可以副推轂之選增守方之氣矣

後漢堅鐔為楊化將軍建武二年為右將軍萬修徇南陽而堵鄉人董訢反宛城獲南陽太守劉驎鐔乃引軍赴宛選敢死士夜自鄧城斬關而入訢遂棄城走還堵鄉

劉尚為武威將軍建武十九年西南夷寇益州郡遣尚

討之時越嶲太守任貴謀叛尚襲貴誅之
魏鍾繇漢建安中以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會河
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琰及高幹等並為寇繇率諸將
討破之
趙儼為關中護軍盡統諸軍屯田容呂並自稱將軍聚
黨據陳倉儼率平難將軍殷署等攻之賊即破滅
蜀鄧芝為督江州延熙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
芝率軍征討即梟其渠帥百姓安堵

吳陸遜為輔國將軍領荆州牧嘉禾五年范陽賊彭旦等為亂六年二月遜討旦等其年皆破之

晉吳彦武帝時代陶璜為南中都督領交州刺史初璜之死也九眞戍兵作亂逐其太守九眞賊帥趙祉圍郡城彦悉討平之

王浚為驃騎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

惠帝光熙元年東萊掖令劉相根反自稱掖公襲臨淄高密王簡奔聊城浚遣將討相根斬之

山簡為征南將軍懷帝永嘉四年雍州人王如舉兵反於宛殺害令長自號大將軍司雍二州牧大掠漢沔新平人龎寔馮翊人嚴嶷京兆人侯脫等各起兵應之簡與荆州刺史王澄南中郎將杜甤並遣兵援京師及如戰於宛

陶侃為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侃進至始興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長沙人王機為刺史機復遣使詣王敦乞為交州敦從之而機未發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

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温邵及交州秀才劉沈俱謀反或勸侃且住始興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偽降侃知其詐先於封口起發石車俄而弘率輕兵而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執劉沈於小桂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傳首京都進號平南將軍轉都督湘州刺史時交州刺史王諒為賊梁碩所陷侃遣將高寶進擊平之以侃領交州刺史

桓豁為右將軍監荆揚雍州軍事南陽督護趙億等逐

太守桓琰據宛城以叛谿與竟陵太守羅崇討破之
劉毅以冠軍將軍督豫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劉雅反毅
遣將討擒之
宋杜慧度晉末為廣州將軍持節督交州諸軍事會賊
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乃率文武六千人拒
循於石碕交戰禽循長史孫建之循雖敗餘黨猶有三
千人皆習練兵事李子遜李弈等奔竄石碕盤結俚獠
各有部曲循知弈等與杜氏有怨遣使招之弈等引俚

率衆五六千人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晨造南津命三軍入城乃食慧度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弟交趾太守慧期九真太守章民並督率水步軍慧度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雉尾炬步軍夾兩岸射之循衆艦俱燃一時散潰循中箭赴水死斬循及父嘏并循二子親屬錄事參軍阮静中兵參軍羅農夫李脫等傳首京邑

沈慶之以太子步兵校尉為王元謨軍副屯碻磝元嘉二十九年亡命司馬黑石廬江叛吏夏侯方進在西陽

五水誑動羣蠻自淮汝至於江沔咸罹其患慶之督諸將討之

羊希爲寧朔將軍初李萬周劉嗣祖籍畧廣州明帝以萬周爲步兵校尉權行廣州事希既至而萬周等並有異圖希誅之

南齊李安民爲領軍將軍屯壽春先是宋世亡命王元初聚黨六合山僭號自云垂手過膝州郡討之不獲積十餘年安民遣軍偵候生擒元初斬建康市

陳顯達為鎮西將軍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廣漢賊司馬龍駒據郡反顯達討平之

蕭懿為豫州刺史永元二年四月平西將軍崔慧景舉兵襲京師江夏王寶元納之據城拒守懿起義援救慧景棄衆走

陳陳景詳為豐州義軍主至德三年前豐州刺史章文寶舉兵反景詳斬文寶傳首京師

後魏南安公順道武皇始二年賀蘭部帥附力眷紇突

隣部帥匿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聚黨反於陰館順率衆討之

略陽公元遵為大將軍鎮渤海之合口天興元年博陵渤海章武羣盜並起元遵討平之

長孫嵩為安南將軍鎮冀州天興元年道武將北還都右將軍尹國先督租冀州聞帝將還謀反欲襲信都嵩執送斬之

元城侯屈率衆鎮并州明元永興五年六月護澤劉逸

自號征東將軍三巴王王紹為都署官屬攻逼建興郡屈討平之

奚斤為鄭州將軍循行州郡章武民劉牙聚黨為亂斤討平之明元幸雲中斤留守京師昌黎王慕容伯兒收合輕俠失志之徒李沈等三百餘人謀反斤聞召伯兒入天安殿東廡下窮問款引悉收其黨誅之

公孫軌太武時為平南將軍時宋將到彦之遣其部將姚縱夫濟河攻治坂慮更北入遣軌屯壺關會上黨丁

零叛軌討平之
陸眞文成時為安西將軍長安鎮將咸陽民趙昌受宋
明帝署龍驤將軍扇動鄠盩厔二縣聚黨數百人據赤
谷以叛眞與雍州刺史劉邈討平之昌單騎走免後鄠
縣民王稚兄弟聚一千餘人招引趙昌始平石安池陽
靈武四縣人皆應之衆至五千據治谷堡時詔南郡王
李惠等領步騎六千討昌眞以大軍未至慮昌滋蔓與
雍州刺史劉邈討昌昌出營拒戰眞擊破之斬昌及賊

首三千餘級傳首京師并誅其黨與七百餘人獲男女一千餘口雍州民夷莫不震伏

唐元達獻文時為安西將軍華州刺史時杏城民盖平定聚衆為逆帝遣給事楊鍾葵擊之不尅而還詔元達討平之杏城民成赤李又聚黨自號為王逼掠郡縣殘害百姓元達率騎二百邀其狹路擊破之叛民曹平原復聚為亂元達追擊悉平之

尉撥為平南將軍北豫州刺史後雒州民田智度聚黨

謀逆詔撥乘傳發豫州兵與雒州刺史兵頓擊之獲智度送京師

張赦提為虎賁郎京畿盜魁自稱虎子豹子以赦提為逐賊將軍未幾而獲虎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自是清静其靈邱羅思祖宗門豪俠家處隘險多止亡命與之為刧獻文怒之孥戮其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盜赦提募求捕逐乃以赦提為遊徼將軍前後禽獲殺之畧盡

韓務為太子翊軍校尉時孝文南征行梁州刺史楊靈珍謀叛以務為統軍受都督李崇節度以討靈珍有功授後軍長史

薛虎子孝文時為平南將軍徐州民桓和等叛逆屯於五固詔虎子為征南都副將與尉元等討平之

李煥宣武時為輔國將軍梁州刺史時武興氐楊集起舉兵作逆煥督別將石長樂統軍王祐等與軍司茍金養俱討之大破集起軍會秦州民呂茍兒反煥仍令長

樂等赴援秦州屬都督元麗遂共平之
李韶為將作大匠吕苟兒反於秦州除撫軍西道都督
行秦州事與右衛將軍元麗率衆討之
元譚孝明時為宗正少卿加冠軍元法僧外叛詔譚為
持節假左將軍別將以討之徐州平遷光禄少卿行南
兗州事
裴衍為北道都督鎮鄴之武城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
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鑒所部別將嵇

崇馳驛告變乃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鑒平之

李神軌為征東將軍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州反詔神軌與都督源子邕等討平之武泰元年正月羣盜燒劫鞏縣自西關口以東公路澗以南詔神軌為都督討平之

鄭先護莊帝時為前將軍廣州刺史假平南將軍當州都督時妖賊劉舉於濮陽起逆詔先護以本官為東道

都督討舉平之還鎮
谷楷為奉車都督時沙門法慶反於冀州雖大將討破
而妖帥尚未梟除詔楷冀州追捕皆擒獲之
北齊王則初仕後魏為東徐州防城都督爾朱榮之死
也東徐州刺史斛斯椿是其枝黨内懷憂怖時梁立魏
汝南王悦為魏主資其士馬送境上椿遂翻城降悦則
與蘭陵太守李義擊其偏師破之魏因以則行北徐州
事

堯雄為二豫揚郢四州都督時元洪威據潁州叛民趙繼宗殺潁川太守邵祐據樂口自稱豫州刺史北應洪威雄率衆討之繼宗敗走民因雄之出遂推城人王長為刺史據州引西魏雄復與行臺侯景討平之

宋顯為西兖州刺史時梁州刺史鹿永吉據州外叛西魏遣博陵王約趙郡王景神率衆迎接顯勒當州士馬邀破之斬約等

李侃鎮嚳山城天保六年四月梁反人李山花自號天

子逼魯山城伭擊斬之
皮景和為領軍大將軍河南道行臺武平中軍至祖口值土人陳暄等作亂景和平之又有陽平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麫不多供贍甚廣密從地藏漸出餅飯愚人以為神力見信於魏衛之間將為逆亂謀泄掩討漏逸乃潛渡河聚衆數千自號長樂王已破乘氏縣又欲襲西兖州城景和自南兖州遣數百騎擊破之斬首千餘級生擒子饒送京師烹之

後周泉企初仕西魏雒州都督上雒人泉岳其弟猛畧與順陽人杜窋等謀翻雒州以應東魏企知之殺岳及猛畧等傳首詣闕而窋没東魏

令狐整字延保西魏末為瓜州刺史東陽王元榮主簿加盪寇將軍太祖表為都督城人張保殺刺史成慶與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搆逆規據河西晉昌人吕興等復害郡守郭肆以郡應保初保等將圖為亂慮整守義不從既殺成慶因欲及整然以整人之望復恐其下叛之

遂不敢害雖外加禮敬内甚忌整整亦偽若親附而密欲圖之陰令所親説保曰君與仲和結為唇齒今東軍漸逼涼州彼勢孤危恐不能敵若或摧衄則禍及此土宜分遣銳師聲言救援二州合勢則東軍可圖然後保境息人計之上者保然之而未知所任整又令説保曰歴觀成敗在於任使所擇不善旋致傾危令狐廷保兼資文武才堪統帥若使為將蔑不濟矣保納其計且以整父兄等並在城中弗之疑也遂令整至玉門郡名集豪

傑整說保罪逆馳還襲之先定晉昌斬呂興進軍擊保衆人素服整威名並棄保來附保遂奔吐谷渾

宇文貴為大將軍代尉遲迥鎮蜀時隆州人開府李光易反於鹽亭攻圍隆州而隆州人李柘亦聚衆反開府張道應之貴乃命開府叱奴與攻隆州又令開府成亞擊柘及道降之並送京師除益州刺史未就拜小司徒

陸騰為隆州總管資州石槃民反殺郡守據險自守州軍不能制騰率軍討擊破斬之鐵山獠抄斷内江路騰

擊之應時奔潰一日下其三城斬其魁帥俘獲三千兵招納降附者三萬户

隋源雄初仕後周武帝時為檢校徐州總管東潼州刺史曹孝達據州作亂雄遣兵襲擊斬之進位上大將軍

觀德王雄仕周武帝時為太子司掖下大夫武帝幸雲陽宮衛王眞作亂以其徒襲肅章門雄逆拒破之

董純大業中為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衆數千掠懐仁縣轉入沂水保五不及山純以精兵擊之擒孝才於

陣車裂之餘黨各散

唐王栖曜為浙西都知兵馬使代宗廣德中江左兵荒詔内常侍馬日新領汴滑軍五千人鎮之日新貪暴賊蕭庭蘭乘人怨訴逐之而刼其衆時栖曜遊弈近郊遂為賊所脅進圍蘇州栖曜因其懈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兵出擊賊其衆大潰

段秀實為涇州兵馬使代宗永泰三年邠寧節度使馬璘移鎮涇州其邠寧隸朔方軍邠州將吏以郡隸燒馬

坊為亂秀實斬其凶首八人乃定

李勉為嶺南節度使代宗大歴四年番禺賊帥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等阻洞為亂前後累歲陷沒十餘州勉至遣將李觀與容州刺史王翃併力招討悉斬之

劉海濱為涇州別將德宗建中初李懐光為邠寧節度兼領涇原代段秀實懐光新臨濫殺朔方大將數人法令嚴峻别駕劉文喜等懼且因人之怨拒不受命上疏復求段秀實否則朱泚於是以朱泚代懐光又不奉詔

有勁兵二萬人閉城拒守使其子入質吐蕃以請救德宗命朱泚李懷光并巨濟攻之於是泚屯其南懷光屯其東巨濟屯其西周築大城以守之閉壁不與戰時韋倫初復命西戎方守約而賊勢窘迫海濱與其子國光率侯蘭程俊仁等殺文喜傳首闕下

張延賞為西川節度使建中四年十一月部將西山兵馬使張朏以兵入成都為亂延賞奔漢州鹿頭戍遣將叱千遂等討之其日斬朏及同惡者復歸成都

李泌為潼關防禦使貞元二年陳許戍邊卒三千人自京西逃歸至陜州境泌發防禦兵潛師險隘左右攻之盡誅叛卒

楊朝晟為邠寧節度都虞侯貞元四年七月授張獻甫邠寧慶節度使代韓遊瓌癸丑寧州戍卒叛初遊瓌以吐蕃犯塞自將衆戍寧州及遊瓌受代以是月壬子夜輕騎潛遁歸闕其將卒素驕怠畏獻甫之嚴既因遊瓌夜出衙内千餘人遂叛大縱掠且因監軍楊明義邀奏

請以岀奔之將范希朝為節度朝晟初逃於郊外翌日聞請希朝乃來紿其衆曰所請甚愜我來賀也繇是叛卒稍安朝晟乃與諸營將密謀及乙卯晨率諸軍以告曰前請者不獲張尚書昨日已入邠州汝等皆當死吾不能盡殺誰為戎首各言之以歸罪焉餘無所問於是衆中唱二百餘人立斬之乃定

徐誠為山南東道都將貞元八年二月節度使嗣曹王臯卒其判官李實知留後事實深刻軍士素不悅之又

取阜之私馬官賣之軍士皆怒時府藏羨溢或稱阜有遺令以官財分賞軍士是夜城中鼓角將楊清潭焚積草刧庫兵軍士皆亂遂縱掠府庫獨不犯阜之家李實縋城夜濟漢北走比明誠繩城而入號令止遏兵士方解甲衆歸罪於楊清潭等六人誠與監軍計議皆斬之乃以公財分賞府帑殆盡鼓角將三百人分徙諸州王虔休為昭義軍節度留後貞元十年七月昭義行軍司馬元誼據洺州以謀亂八月虔休統兵赴臨洺以攻

元誼是月誼除饒州刺史不行故虔休率兵攻之誼又上䟽請率洺州軍士防秋於京西德宗許之而未敢出虔休以大兵臨城城中出師禦之頗相殺傷虔休又引洺水以灌城分兵收雞澤九月虔休遣將李庭芝破元誼兵將李同悦於長橋殘殺居人男女數百口同悦走魏州庭芝進收雞澤又殺居人男女數百口雞澤守將官吏悉走魏州自是平息洺水等數縣將吏居人聞虔休兵至悉走魏州十二月虔休以洺州漳滏氷合發卒

數千人踰濠搏城急攻之元誼自城上督戰矢石亂下又出兵拒鬬虔休軍稍却會日暮氷解涉濠者多沉溺大將張沛來浩皆中流矢士卒死傷大半自是虔休引漳洺二水以灌之

李復貞元中為嶺南節度使會安南經畧使高正平張應相次卒官其下參佐偏裨李元度胡懷義等阻兵黷亂州縣姦贓狼籍復誘懷義杖殺之奏元度流於荒裔

薛平為平盧軍節度使穆宗長慶元年幽鎮叛棣州為

賊所窘平即遣將李叔佐以兵五百救之居數月刺史王稷餽給稍薄兵士怨怒叔佐不能戢宵潰而歸仍推突將馬狼兒為帥行及青城鎮刼鎮將李自勸并其衆次至博昌鎮刼其鎮兵復共得七千餘人徑至青州城城中兵士少力不敵平悉府庫并家財厚賞二千精卒逆擊之仍先以騎兵掩其家屬輜重賊衆惶惑反顧因大敗狼兒與其同惡十數輩脱身竄匿餘黨降稍後者猶斬於鞠場其明日狼兒亦就擒戮餘是遠近畏服平之

威畧又牙將馬廷崟謀逆平覺其謀而誅之

李質為汴州都知兵馬使長慶二年七月節度使李愿為亂軍逐出都將李㝏為三軍所推權知留後㝏遣兵攻宋州朝廷除鄭滑節度韓充兼宣武節度陳許節度李光顔自領全軍赴汴州屯於尉氏縣八月質與監軍使姚文壽計會擒斬李㝏及其黨薛志忠秦鄰李臣則等

曹華為武寧軍節度使李㝏叛於大梁華不俟命赴討

之介方遣兵三千人取宋州華逆擊敗之繇是宋亳不從介亂

韓約為安南都護文宗太和二年峯州刺史王升朝背叛約發兵二千人討逐收峯州升朝及所結聚黨並各處置

陳君賞為易定節度使開成五年易定軍亂逐君賞君賞鳩合豪傑數百人復入城盡誅謀亂兵士軍民復安

張仲武為幽州雄武軍使武宗會昌元年幽州偏將陳

行泰權主留後三軍表請符節朝廷未允至是次將張
絳殺行泰三軍復上表請絳符節仲武遣軍吏吳仲舒
上表從雄武領兵請伐叛黨帝允之
鄭畋為鳳翔府節度使僖宗中和元年黄巢入京城車
駕在興元以畋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與涇原節度使
程宗楚秦州經略使仇公遇鄜延節度使李孝恭夏州
節度使拓拔思恭等同盟起兵傳檄天下黄巢遣上將
林言尚讓率衆數萬寇鳳翔畋率師逆擊大破賊衆於

龍尾陂

王景崇為成德軍節度使中和二年四月景崇奏當道慈谷靈壽兩鎮報尉州刺史蘇祐擅驅兵騎侵突臣管界及謀逆亂事尋已處置訖者蘇祐本自微人謬承聖奬自抛離郡邑竄保山巖臣亦愍以困窮累曾救卹慮其猖獗每使慰安豈期無惡不為有兇皆納狐鳴鼠伏曾不悛心擐甲弄兵嘗思怒目況朝廷道全姑息思務含弘加騎省之榮資除濮陽之望郡而又拒違明勑悔

昜天朝擅割屬城背雲中而納款潛將逆黨附并部以
揚威肸者初犯中山尚深疑貳謂其舉衆將議朝天或
捨逆以自新或樹功而遷善殊不知終懷鴆毒竟務鴟
張刼石臼之倉儲逼昌零之鎮戍旋則亂驅虵豕入臣
封疆陰蓄姦欺伺臣勇怯臣此時未窮來意詎忍加兵
尋令問以行藏兼遣倒其戈甲然終無一字以述端倪
累有元隨自陳狀跡云本擬脅臣優給刼臣村廬奪戰
馬而以利犬羊招亡命而别謀吞併臣尚覬釁待變以

膳羞苟尚可以恩懷且欲候其勅命緣賊已擬發露自致蒼黄乃與後來敗卒合謀便擬據城作梗臣既優饒稍過傾覆是虞固難使四郡軍民噬臍貽悔一城生靈束手受誅其蘇祐一行徒黨除殁告軍將人數外今月七日並已分兵誅戮訖此皆皇帝陛下雷霆振響宗社垂靈將復致於中興故先除其小醜況此賊逋藏數澤招聚兇豪締結厲階爰經數度包含怨府不啻十年其寨即在中山一隅去大同咫尺彼兩鎮不能覆巢破

夘蕩葉夷根蓋以其兎狡難蹄獸窮則搏顧茲疾疢實謂腹心茍非天静㝠中曷使魚遊釡内今則攙搶一掃噍類無遺凡在邊藩孰不鼓躍

梁楊師厚為滑州節度使屯魏州魏州衙内都指揮使潘晏與大將臧延範趙訓謀變有密告者師厚布兵擒捕斬之越二日又有指揮使趙賓夜率部軍擐甲俟旦為亂師厚以衙兵圍捕賓不能起乃越城而遁師厚遣騎追至肥鄉擒其黨百餘人歸斬於府門即以師厚為

魏博節度使

後唐劉玘初事梁為襄州都指揮使開平初襄帥王班為帳下所害亂軍聚譟推玘為留後玘不能遏詭從之翌日受賀衙庭享士伏兵幕下中筵盡斬其亂將以聞

孔勍為昭義節度使莊宗同光中監軍楊繼源與都將謀據潞州事泄勍誅之

任圜為工部尚書同光末從魏王繼岌伐蜀蜀平魏王班師及利州先鋒使康延孝叛以勁兵欲回劫西川繼

岌遣人馳書諭之夜半令中使李延安召園因署為副招討使令園率兵七千餘騎與都指揮使梁漢顒監軍李延安討之園先令都將何建宗擊劒門下之園以大軍至漢州延孝來逆戰園命董璋以東川懦卒當其鋒伏精兵於其後延孝擊退東川之軍急追之遇伏兵起延孝敗馳入漢州閉壁不出西川孟知祥以兵二萬與園令合勢攻之漢州四面樹竹木為柵園陣於金雁橋即率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焰亘空延孝危急引

騎出戰遇陣於金鴈橋又敗之延孝以十數騎奔綿州

何建崇追及擒之闔命載以檻車至鳳翔詔誅之

符彦超為汾州刺史同光末魏州軍亂天下騷動詔彦

超北京廵檢朝廷先令内養吕鄭二人一監兵一監倉

庫留守張憲與彦超承應不暇及蕭墻變起明宗入雒

皇弟存霸單騎入河東與二寺人謀殺彦超張憲據城

自衛彦超預知其謀夜密謁憲曰摠管入雒存詔此來

無善意濟之以吕鄭吾徒禍不旋踵矣宜出機先無落

腐人之手憲儒者又以莊宗故吏不忍背之猶豫未決是日彥超部下大譟趨紙橋至臏牢城兵軍集憲出奔殺呂鄭存霸於衙城詰旦號令諸軍三城晏然
符彥饒為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明宗天成元年詔發汴軍三千人戍瓦橋關控鶴指揮使張諫部率既出城軍衆大譟回戈攻門剽刦坊市殺權州知州推官高逖仍刦彥饒為節度使彥饒喻之曰公等以離家遠戍不願進程吾可為爾奏聞明天子在上安得自擇主帥行

如此事未見其福亂兵不遜彥饒懼及禍曰爾輩欲吾為帥當宜便止焚刼一從吾命軍衆曰然即分命撫遏斬其暴者是日安靜彥饒曰翌日吾於南衙領事當以軍禮見彥饒密與拱衛指揮使龎起謀伏甲於室詰朝諸將入賀陳列彥饒曰昨日暴亂者數人而已將立法令無宜長惡即命斬張諫及同惡三人諫黨張審瓊召其衆大譟於建國門彥饒乃率軍攻擊遂入張諫營殺其謀亂者四百人

霍彥威明宗天成初為鄆州節度使值青州王公儼拒
命改平盧軍節度至鎮擒公儼斬之
沙彥珣為雲州節度使末帝清泰三年七月步軍指揮
使桑遷謀應太原引戎兵圍子城時無兵甲彥珣突圍
出城就西山據雷公口二日招集兵士入城剪伐亂軍
桑遷戰敗不知存亡是日應州尹暉復部送桑遷與同
謀叛太原人李元信至鞫訊伏罪並尸於市
晉盧順密為右廂都指揮使天福初高祖幸夷門范延

光據鄴城叛高祖命諸將相次領軍討之順密亦預其行會騎將奉進屯於滑州尋為滑率符彦饒所殺軍衆大亂争荷戈拔劒噉呼於外時馬萬為步軍都校不為遏之順密未明其心乃率部曲數百趨謂諸將及萬曰滑臺去行闕二百里我等家屬悉在闕下爾輩如此不思血屬乎奉進見殺過在彦饒擒送天子必立大功順我者賞之不順我者殺之萬曰善諸軍遂不敢動乃引軍北攻牙城執彦饒於樓上使裨將方太押送赴闕滑

城遂定朝廷即以馬萬為滑州節度使時飛奏皆以萬為首故也後數日高祖知功繇順密尋以順密為涇州留後

冊府元龜卷四百二十三